



汪曾祺的《异秉》就写了夜市。高邮文友写东大街的不少,涉及夜市的也有。这几天早晨,我与90多岁的

东大街的夜市

□ 陈其昌

的张大爷和王春芝、王瑞芝(汪迷)兄弟俩闲聊一些夜市情况,我觉得还有一定意义。

旧时代高邮的夜市以北市口最繁荣。东大街(只指草巷口,东至登巷口一段,偶尔地涉及其他的点)夜市的顾客多为平民百姓,夜市的生意可从汽油灯、吊灯(吊着的煤油灯)、罩子灯、“气死风”的煤油灯一见端倪。

这一带当数卖熏烧的“王二”(原型王广喜,并非南京佬),连万顺、吉升酱园店,江大升茶食店的人气旺。王二生意发达后,改摊为店,与李家门店店合二为一,各占半片江山。李家白天卖麻布、铅丝、元钉,晚上很少有人问津。王二的蒲包肉、猪头肉、油煎花生米、油煎蚕豆瓣、烂蚕豆、茶鸡蛋、素鸡、卤煮面筋等小吃多,服务好,比草巷口西的戴大网子要好得多,而戴大网子兼卖西洋及仁丹、十滴水、东亚绿药膏(搽疥疮),贴补家用,也应客需。鲜为人知的是王二以听书得到的故事、噱头,吸引八九个少儿,他一边讲故事,少儿一边听故事、剥花生米,一晚一小匾。少儿当义务帮手,也乐意。连万顺、吉升的老板一如白天,诚意经营,从拿碗来打酱油到卖酱小菜以至萝卜干子,照样周到服务。其时,王瑞芝尚小,喜欢停在两个酒缸之间看热闹,直到快要打烊。江大升的“京江脐”、京果粉是顾客常买的食物。每当妇女坐月子,娘家总要买一批这类食物,连同老母鸡送给女儿食用;有时,也在王春芝家的烧饼店定做一批草炉烧饼,随时来取,入夜也可。江大升这家用汽油灯,打烊较迟,果然还有一个伢子来买京果粉,说其妈妈心里有点虚唠唠的,称了半斤,可忘了带钱,江老板说:“小李子,明日再算吧。”

国药店,保全堂以药材好、服务好吸引顾客,一般晚上七点钟左右打烊,却有连万顺的食客张汉来此聊天,管事也听。实际上此时

已无人购药,但是让他讲一段也吸引人气。诚然,该店没有坐堂医生,却比有坐店医生的某药店生意红火。广货店,此段不多,我的小姑娘

爹有堂房亲戚在科甲巷头向东也开一家广货店,老板奶奶长得俏削,站在门口叼着一根长杆旱烟管,可是入夜,门口罗雀。再向东百十米,是一家王金元广货店,为王维华、王佩秋父子所开,有靳相公、钱相公还有个亲戚帮忙,从五颜六色的绒线(绣花用)、绒花到京广货的小玩意都卖。我家叔外公,在沪洋行做事,常为该店代为采购时新百货,使这家东大街最东的小店生意不错。

不起眼的茶水炉在夜市很忙,东头有家刘长松(也当越塘段的挑箩把担的班头)开的茶水炉,西头有家邵正生开的老虎灶。夏天,附近人家在此打水,饮用、洗澡。冬天,至此打水罐进铜暖壶,用以御寒。汪老第一次回乡,邵正生已过世,他老婆仍烧茶水炉,倒进炉膛的是大糠,映红的是老妇的沧桑。开客栈的有如意馆,老板叫袁福子,三上三下连偏屋十来间,中午卖家常菜,晚上请客入住,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竺家巷内还有悦来堂客栈,四合头房屋,生意不丑。赶夜市的还有姚永吉香店、源大昌杂货店、乾升和茶食店等,他们应客所需,随到即卖。春芝大哥告诉我,他与姨兄弟同眠,其舅母常买小京果给他们作夜顿子。他们却早早嚼了,咀嚼成了少儿的美梦。最苦的是那些敲木梆子吆喝卖小吃的小贩:“卖糖安豆粥、熟苕苕串啰!”伴随着“秃秃秃”的敲击声,从下午5时直至深夜,然后有的钻入“滚地龙”(简易小棚)入睡。

还有坐地卖熟藕的、挑担卖细粉(粉丝)的,淮安人挑担卖馄饨的,他们或敲拨浪鼓,或摇铃铛,不吆喝。当时的夜市,一直快到东玉堂浴室刷池,已近深夜。有人从浴室回家,或浴先喝酒,或浴后喝酒,吃猪头肉,一路唱着小开口《茉莉花球》,也有人从炼阳观大戏院回家,学着女腔:“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苦中求乐地过了辛劳一天。

东大街在过去,曾经是高邮的繁华地段,地处城乡接合部,是粮食、柴草、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这让汪曾祺从小就一直和这里的商家、小贩、手艺人、种菜的、卖苦力的为伴,对他们有着极深的体察,这些人后来成了他小说、散文里的角色。

臭河边这个地名在汪曾祺的文章里被提到若干次,是他早年生活绕不开的一个地方,也是他去五小上学的必经之路。《故里杂记》《陈小手》《薛大娘》《晚饭花》等文章里所写的人和事都发生在臭河边。

臭河边的水,源于京杭大运河,流经城北小学处的养丰园,经承志桥向东流折弯过三元桥,到汪家巷巷头转直角向东流去,到了这里的水面就忽然开阔起来,经螺蛳坝,流向越塘河,最终与北澄子河相通。

汪曾祺在《故里杂记鱼》里写道:“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汪曾祺笔下的后街,即臭水河北岸,俗称臭河边。这后街的称谓,是相对于北边与之平行的民权路(人民路)而言。

臭河边的水,是城北人民路一带居民的主要生活水源,吃水、洗菜、洗衣服全靠它。明明是清澈的活水,为什么叫臭水河呢?无处考证。

传说有一年铁拐李到高邮炼阳观造访吕洞宾,看到炼阳观南边有条清澈的河,就在此把他那双又臭又脏的烂脚洗了一下。自从铁拐李洗过烂脚后,此河的水就逐渐变臭了,臭河边由此而得名。

汪曾祺说:“前几年我回家乡一趟,想看看炼阳观,但早就没有了。吕祖楼、梅花,当然也没有了。”臭河边也没有了,变成了一条通往傅公桥路的路,天王寺变成了种子公司。

高邮文化学者朱延庆在《汪曾祺与东大街》一文中写道:“人民路上有竺家巷和竺家小巷,可以想见历史上竺氏家族之庞大。现在大概一个姓竺的人家都不在这儿住了。”关于竺家巷的由来,民间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原来在竺家巷这一地带有一座竺节寺,因寺庙周围长了许多竹子而得名。里面有一位方丈曾经游历四方,在各地交结了许多佛道

人士。有一位客居他乡的高邮人要回家乡,受当地的一个和尚之托,捎带一封信给竺节寺的方丈。方丈接到友人的信件,很是激动,为了酬谢这位捎信者,方丈随即拽了些寺前的竹叶给此人。此人

不以以为然,心想,区区几根竹叶算什么呢?随手就扔掉了。回去一看竟还有几片竹叶粘在衣服上,在灯光下变

他短暂生命却绽放出的高贵人格。当然也还有《凤栖梧桐》中文凤这样善良到“傻”的女人,似乎她与这个被欲望折腾的红尘颠倒的世界无关,只能被真相愚弄到自杀。

像青水、文凤这样的人物,他们身上更多的是乡土社会道德传统遗留给这个时代的洁净部分,正因为它稀薄了,所以才越显珍贵。当这样的人物与我们“好人好报”的愿望相违背时,便戳中了读者的恻隐之心,让人唏嘘难受。

无论是对真善美的褒扬,还是对假丑恶的揭露,作者都避免了“脸谱化”,而是将人物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放在乡土社会固有的那种人际关系中,通过人物的对话、表情和行为举止,让人物性格生动自然地呈现出来,人物形象似乎很容易地又回到读者的生活中来,给你似曾相识的感觉。作者的生活积累显然是比较厚实的,许多描写细腻而写实,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得很到位。比如《狗患》中,写乡镇书记印大河偷情被狗咬,这事被手下勤杂人员霍有余捏住“麻筋”,巧妙利用来达到自己的升迁目的,整个过程都是通过人物语言暗示下的心理描写,将霍有余与印书记从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慢慢变成心照不宣的“合作者”。

其实,对财富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对性的欲望……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来都无可厚非,但将财富、权力、性等搅和在一块儿,彼此勾连,没有廉耻,罔顾道德与法律,如果一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搭建的,那就很“脏”了。《浴》的故事就寓意了这种难以洗净的“脏”。作者洞隐烛微,对人性之“丑”的揭露直指人性的隐秘处。小说通过洗澡这件事的变化,表达了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又表现出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却并不那么单纯,而是包含了强烈的要比别人(通常是身边人,尤其是好朋友)过得好的狭隘心理,于是人物之间总是处在羡慕、妒忌甚至互害的心理支配下。在洗浴这个本是追求洁净的意象中,却通过反差强烈的细节描写,反映出藏污纳垢的人性,寓意深刻,令人沉思。

书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当下”,改革开放大时代的背景之中。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生产力被释放的同时,人的欲望也被充分释放。这一过程往往希望伴随着焦虑、获得伴随着失去、满足伴随着虚空,人在欲望中沉浮,得与失都难免有些茫然。这样看似似乎有一点悲观主义的意味。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用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即焦虑中有希望、失去中有获得、虚空中有满足。一言以概之,美好从来没有从人间消失过,经历的一切,也总是“痛并快乐着”。

关于东大街的美丽传说

□ 姚维儒

成了金灿灿的竹叶,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啊!此人立即原路返回来到竺节寺,哪里还有什么竹叶,竹林没有了,竺节寺也空空如也,方丈早已无影无踪。后来人们非常相信这一美好的传说,遂将此巷改名为竺家巷。

大淖,是我小时候经常去游玩的地方,几分钟的路程,跳跳蹦蹦就到了。但当时的大淖叫“大脑”,这里不但有“大脑巷”,还有“大脑河边”“小脑河边”。为什么这个地名叫“脑”,这在我脑海里曾经产生过疑问,而且是极大的疑问,但无法深究,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1991年10月,汪曾祺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他的初中老师张道仁曾经问过他:“你这个淖字是怎么考证出来的?”汪曾祺小时候写作文,做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一般都写作“大脑”,他怀疑久矣。这地方跟人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汪曾祺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那里将大大小小的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那里蒙古人多。后来汪老到内蒙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明了“淖”即我们这里的水淖,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汉语和蒙古语的结合。汪曾祺说:“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感情上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避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这就是汪曾祺在1947年写的《鸡鸭名家》里将“大淖”写成“大淖”的缘故,后来再版时,他如释重负地将“淖”改成了“淖”,全文也作了较大的改动。

近日我通过走访,发现了一个有关“大脑”的传说。大淖,是个很大的水域,既是联系四乡八镇的交流要道,更是这里百姓淘米洗菜、洗衣衣服的生活必须。但这块水域长期以来竟没有一个好的码头,堤岸呈坡度式的向水面延伸,西边有一个伸向水面的木跳板,正常维护由东平堂浴室负责。老百姓用水一般会是在卧地倒伏的一棵巨大的树干上进行,粗的一端位于大淖河码头的西侧,细的一端指向东边。这块巨大的树干长年不腐,并会随着水位而移动,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过往此处的人们若要洗脚什么的,都会坐在这根卧伏的树干上。传说,这巨大的树木原来是条黑鱼精的脊背,因黑鱼情的大脑位于西侧,西边这块区域就称为大脑,小脑位于鱼头的东侧,东边就叫小脑了,通往大淖的这条巷子称之为“大脑巷”。以此类推,就派生出了“大脑河边”和“小脑河边”这两个地名。

踩锣鼓车

□ 王为江

“上了龙车把鼓打,打得手麻脚又麻。手麻难敲鼓中央,脚麻难踩大水花。”这是我们儿时最常听到的《锣鼓车号子》,它是农人踩水车时由击鼓人边敲边唱,打锣人配锣和唱,踩车的人在富有节奏的锣鼓声和悠扬的欢快的歌唱旋律中齐心协力,在情趣盎然的歌声中达到激情豪放、酣畅淋漓的境界,成为里下河水乡一道独特的绚丽风景线。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家乡还很少有机电抽水机,靠的是原始人力脚车(也称龙车)和洋风车水灌溉农田和排涝。春末夏初,行秧布种季节,里下河一带多晴少雨,万物生长离不开水,水田里要保持足够水容量,便于耕作。农民形容“救田如救火”,不能等天,架车(也称支车)车水,便是农民的主要活计。人工踩车水一般六人一组,其中有四人踩车,二人轮番轮换,“一筹子线线三丈六尺,绕满便换人。踩车的人头戴斗篷,肩披大手巾(一块正方形白纱布),脚穿木屐(内嵌铜钱数枚,踩车时互相撞击发出响声),有带锣鼓的,边踩边敲边唱,称为踩锣鼓车,否则叫踩闷头车或哑巴车。

开了栽秧门,天没亮,生产队会事先安排好锣鼓车先上阵,他们得赶在女人们秧苗拔好之前,先上好田里的薄水,好让她们下手插秧,这样,不耽搁工夫。一大早,男人们精气神足,一上水车,脚下虎虎生风,车轴飞速盘旋,清澈的河水通过车桶源源不

断流向农田。锣鼓车号子便传扬开来,“早上起来雾沉沉,只听锣鼓不见人。锣鼓敲得喳喳响,忙工早做往田奔。”

在锣鼓歌声渲染下,预示着一年最忙的季节已经到来,人们听着锣鼓车号子,不需要队长去喊工,自己去排工牌子,该干啥的干啥。锣鼓车手经过几筹子的工夫,原来黑乎乎的田,变得水汪汪。这时一轮红日已经升起,踩锣鼓车人已是饥肠辘辘,缓了步调,下了水车,坐在圩埂上,有的吸烟,有的说笑,片刻工夫,便有自家女人或小孩拿来早餐米粥,就着盆钵和上“苋菜古”,呼啦啦,一吃而光。

填饱肚皮后,再上水车,看着一个个大姑娘小媳妇,头插鲜花,身着各色花衣衫,在水田里排开,开始栽秧,男人们情绪便来了,那哗哗的水声更响,车桶里拉上来的水更涌,嗓子便发痒了,锣鼓车号子随口而来,“锣鼓一响车水流,心想小妹在前面。盼着太阳早落山,手牵小妹搂一搂。”男人们调侃想占便宜,没门!女人们也不是省油的灯,瞧,一位媳妇亮开了嗓子,栽秧号子便在水田上空响起来:“一块水田四角方,姐姐栽秧在中央。要想秧苗儿醒棵早,驴儿上架水忙。”在男人和女人相互嬉笑逗趣、你来我往的歌声中,日头渐渐升高了。阳光下,原本水汪汪的田里,生出了疏密有致的秧苗,竖成线,横成行,绿油油的一片,给水乡大地带来蓬勃生机,也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和希望。

沉浮在欲望之间

——读濮颖短篇小说集《凤栖梧桐》

□ 夏敏

生活中有两个悲剧。一个是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另一个则是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萧伯纳

欲望是与生命相伴而生的。《孟子·告子句章上》说,“食色,性也。”有人理解这是指向美好事物的欲望,但实际上,许多关于欲望的表达都是中性的,就如夏娃和亚当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潘多拉魔盒的打开。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正是欲望永恒的纠缠。

濮颖的《凤栖梧桐》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十四个短篇。小说故事大抵都设计在同一世俗生活层面,人物面相、生存环境、地域特色、语言风格乃至一些人物的性格性情,多少有些同质性。这并不完全因为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农业特征十分突出的小城市和周边镇、村,而在于其中的人物无论是农民还是从事各种职业的所谓城里人,包括那些已经通过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拥有,在世俗层面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也都无一例外地处在乡土社会固有的人际关系中。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无一不被各种欲望所纠缠,只是处在社会既有的价值体系中,一切欲望也不过是云来云去,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如彩虹,短暂而触动人心。

书中的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人的欲望展开的。《锁麟囊》借秦明这位具有权力象征的“老同学”,让人的势利心毫不遮掩地在现实这个舞台上表演出来;而《翳》中的严小蓉和《较量》中的莫晓琳更是违逆传统伦理道德,毫无顾忌地闯入不孕家庭。更为典型的,是作书名的这个短篇。故事围绕质朴善良、心灵手巧的文凤和她的身边人展开。文凤的闺蜜月红,在贾厂长那里获得权力带来的物欲满足后,又借着这种权力和自身姿色,在文凤的哥哥和丈夫小钱那里追逐情欲性感的满足,最终对文凤造成致命的伤害。小说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富裕起来后在婚姻家庭观念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小说故事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了这个时代的缩影,物欲、权欲、性欲在灵魂失散的状态下呈现出的人性荒谬,人们既不堪于身处这样一种无望的混沌之中,却又难以抵抗各种诱惑,像是社会转型巨大的惯性,把人性中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都甩了出来。

欲望面前似乎也有不为所动之人。像《甄家大院》中的甄大夫,更看重德,强调“无德之人不足以待”;《青水》中质朴善良的青水,通过他对妻子的宽容,对姐的爱,对他人的善心,对集体的老实,表现了